

歡喜冤家

汪精衛的故事之三

●王雲翀

陳璧君操縱汪精衛

世界上自大有詩人性格的人，絕對不適宜於做官和玩政治，這種人如果沒有自知之明，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，晚清湘籍大儒王闈運、國民黨中的章炳麟太炎、籌安會六君子的林紓、嚴復、劉師培，這些詩人最後還不是笑話百出、一籌莫展！

汪精衛的詩詞可傳，其間可以看出他有詩人性格、感情豐富、好衝動，上天對汪的秉賦實在是太過優厚，他自幼即有標準美男子的稱，一張會說的嘴、一枝會寫的筆，又給他一個最好的機會，一時衝動，一個非常不成熟的行動計劃，冒失到京師去行刺，被捕後，居然未處死，「被逮口占」一詩轟傳全國，宣統三年出獄時才是廿八歲的青年，成為南北各界爭相延攬的重要人物，幸好汪氏飽讀詩書，頗知守份，但是不幸他的另一半陳璧君夫人就不一樣，汪一生忽左忽右，

反反覆覆，做薪做釜，恐怕他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，原因是有一位女強人太太陳璧君，操縱影響了汪，汪的不幸，陳璧君應負絕大的責任。

富家之女任性驕縱

陳璧君出身華僑豪富之家，受過相當教育，但沒有什麼學歷，是很開通的女性，在當時的社會可說是鳳毛麟趾，在家排行是小女兒，生來乖巧，長輩中非常得寵，自幼養成任性驕縱的習性，家中的傭人被他擺佈得無可奈何，當面喊他「四姑娘」，背後給她取了一個綽號，廣東話「老虎母」。

追情郎汪精衛追到了日本，革命黨女同志很少，方君瑛、曾醒、何香凝、鄭毓秀幾人而已，以陳璧君年紀最小，大家以小妹看待，最後搬到大房子裡與胡漢民、汪精衛、方聲洞、黎仲實等共住一大棟房舍，女同志住大間，男同志住小間，因為胡漢民與汪精衛都要為「民報」、「新民叢報」寫文章，

這段時間，汪精衛對陳璧君完全以「同志」相待，並沒有什麼綺思，可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陳璧君時常藉故到汪精衛的房間搭訕逗留，送茶送水送點心，汪精衛碰上這種場面，常常面紅耳赤，坐立不安，弄得非常尷尬，然而這位早熟的南洋姑娘情有獨鍾，頻頻表示愛意赤忱，胡漢民個性嚴謹，對陳璧君這種作風，非常看不慣，經常當面諷刺幾句，陳璧君當然很不高興，但這點小阻礙影響不了陳璧君的行動，有時候，大家在大房間閒談，汪精衛坐在何處，陳璧君不避嫌疑，一定坐在汪精衛附近，汪精衛一開口，陳璧君一定捧場同意，但汪精衛多半不再多說一句話，有時還藉故避開，陳璧君想接近汪精衛，也實在苦無機會！

姻緣天定大膽作風

也許是「姻緣天定」，汪精衛忽然患了嚴重痢疾，熱度很高，大量脫水，僵臥在床，而且時時腹瀉，送便盆，清理衣物，都需

要人來幫忙，陳璧君挺身而出，志願照顧「同志」，日夜間衣不解帶，為他餵藥量溫度，揩面抹身，極為細心體貼，並且自己出錢延醫買藥，當時黨人多半貧窮，陳璧君身懷巨金，看護病人方便週到，汪精衛的病體得以日漸康復，最感謝陳璧君的是汪精衛的外甥朱執信，在汪精衛面前時常讚揚陳璧君，汪精衛與陳璧君的接近，胡漢民也就無話可說，大家默認他們是「一對」，在當時黎仲實追求陳璧君本來十分積極，因此也漸漸疏遠了。

籌劃到京師行刺，幾位廣東沒有辦子的青年人大膽輕率到虎穴去冒險，可以說太不成熟了，陳璧君這位「汪迷」竟會同意行動，一起到北京，可以說「情令智昏」，等到汪精衛被捕鎖鑊入獄，陳璧君幸未瓜連，就在外積極活動營救，這時認識了獄卒張守仲，用錢買通張守仲，搬到張家附近去住，認張老太太做「乾娘」，陳璧君為營救汪精衛，使出渾身解數。

汪精衛這時在獄中，隨時會「殘軀劫劫灰」變成烈士，本身又是感情豐富的人，陳璧君託張守仲帶來的片紙隻字，都珍惜萬分，棄之不忍，結果給吃到肚子裡，陳璧君誓言「忍死須臾」，可以看出陳璧君的剛烈，為了目的不計後果的個性，汪精衛用金縷曲來答覆：「一腔血，為君剖」，「願孤魂繚護車前後」，促陳璧君從速離京。

這種纏綿悱惻的情詩，不但陳璧君深受

感動，到香港及各地籌款將汪精衛的美艷詩詞變成定情的宣傳品，在那個保守的時代，陳璧君的那種大膽作風，叫人為之側目的！

劉子貞看破了情關

汪精衛被清廷開釋了，變成南北交涉所爭取的對象，陳璧君在汪精衛身邊變成汪最得力的助手，在許多事情處理上暴露出陳璧君的缺點，粗心口快脾氣大，頤指氣使，作威作福，汪精衛自幼父母雙亡，出身寒素，洗衣做飯自己都會料理，陳璧君沒有個人根本就不能生活，燒開水，洗手帕都要依賴他人，兩人生活上發生若干牴觸，雖然陳璧君深情款款，但這些細節使汪精衛漸有悔意，有時又想起從前未婚妻劉子貞傳說中的很多好處，在上海陳璧君多次提到結婚這件事，汪精衛總是推過去廣州稟告長兄兆鏞後再說，陳璧君就慫恿汪精衛參加吳敬恆他們辦的「進德會」，等到了廣州，一打聽，自己片面解約的未婚妻劉子貞，目前仍守著名份，而且進了夏葛醫院就學，不久就畢業了，同學們向她賀喜稱「汪夫人」，她也以此自居！

汪精衛感到十分為難的是，想當年到日本就學，人家劉家送給新姑爺的盤纏是白花一百兩銀子，現在汪精衛感受到壓力是「新情雖重，舊恩難斷」，想了半天，就和比他小兩歲的外甥兼好友朱執信商量，汪精衛話還沒說完，朱執信就說：「我們廣東風俗

有平妻，兩頭大，一齊娶回來好了！」汪精衛自己心中盤算，剛參加了進德會，誓言「不納妾」，墨審未乾，現在就出爾反爾，實在是說不過去，朱執信的話自然無法接受。

汪精衛又向比他大四歲的好友胡漢民請教，胡漢民剛任廣東都督，是汪精衛讓給他的，對汪精衛、陳璧君三人戀中原委知之甚稔，胡漢民笑著說：「劉妹學醫，她每天以處理病人方式來愛您，這種乾淨保證你受不了，陳璧君嘛，我有點看不慣，她是個『老虎姆』，你要一生受困，現在如果處理不當，一個是辜恩，一個是負義，不如冷一段時間，總之是獻身黨國，到國外去念書，以後再談怎麼樣？」汪精衛非常想接受胡漢民的建議。

這些話非常快的傳到何香凝的耳中，何香凝偷偷的告訴了陳璧君，陳璧君眼看著煮熟的鴨子又要飛了，自然大起恐慌，由何香凝代謀，知道汪精衛最怕他的長兄汪兆鏞，由廖仲愷出面，去見汪兆鏞，民初黨人在一般人眼中看他們的地位是開國元勳，居然肯降尊紆貴來代精衛弟關說，自然非常高興，廖仲愷就將汪精衛在日本患重病，陳璧君衣不解帶日夜照料，出錢延醫等事詳細告訴汪兆鏞，又將汪精衛在北京坐牢時誓同生死，用金縷曲答覆的事全盤說出，這情節好像小說一樣，使汪兆鏞深受感動，另外廖仲愷又代陳璧君送上厚禮，在汪兆鏞來說，裡子

面子全有了，自然是滿口承諾。

過了兩天汪精衛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見兆鏞哥，因為當年劉家婚事是汪兆鏞一手主持，現在向哥哥談悔婚的事，又是如何出口！嚅嚅半晌說出處境後，兆鏞考慮了一會，很輕鬆的回答：「你和劉家退婚一事，自從你由東京來信，我怕牽連到劉家，已經退了婚，庚帖已經取回，這就算過去了，不用再提了，璧君救過你的命，和你共過患難，沒話說，你該娶她才是！」

汪精衛將這話告訴陳璧君，陳璧君自然大喜過望，第二天汪精衛帶著陳璧君由何香凝陪著去見長兄汪兆鏞，在汪兆鏞家謁祖叩頭，這下子名份定了，璧君算是汪家未過門的媳婦！第三天廣州各報刊登了這段消息，劉子貞自然也看到了，託人帶話要和汪精衛見上一面，陳璧君知道這消息深怕汪精衛死灰復燃，堅拒汪精衛前去，另送上兩仟元表示是贊助劉子貞開設醫院的資金，劉子貞接到來信，認為汪精衛恩盡義絕，連人都不來，送錢不過是「何必珍珠慰寂寥」吧了，把錢給退回去。劉子貞在廣州行醫開業，後來嫁給越安報的編輯陳懷祺，陳懷祺一直不甚得意，等胡漢民做了立法院長，緬懷舊誼，幫陳懷祺謀了一個差事，不久陳懷祺過世了，劉子貞萬念俱灰，在杭州出了家，民國廿八年以後，汪精衛任南京偽府主席，有一次清查戶口，發現劉子貞的本來身分，杭州報上刊出了一段花絮，等記者再到尼姑庵訪問

時，回答說劉子貞已回廣東了，劉子貞可以說勘破一切情關！

心粗口快主觀極強

陳璧君在東京受了多次胡漢民的折辱，婚前胡漢民與汪精衛的對談，對陳璧君來說是非常不利，固然胡漢民代汪精衛證了婚，在陳璧君的心中是新怨加了舊恨，以後凡是胡漢民的事，陳璧君一定反對，早年汪精衛所有朋友中，感情最深厚的，首推胡漢民，汪精衛在獄中聽到胡漢民死的消息，為詩哭之：「卻憐二人血，不作一時流」、「故園同記眺，愁絕萬里雲！」在詩中可以看出，他們有多麼深厚的友情。等汪、陳到法國住了幾年，汪精衛從來沒管過錢，經濟大權都在陳璧君的手中，有了兒女之後，陳璧君在家中地位日漸高升，平常也嗆噎起汪精衛來，汪精衛是溫文爾雅的個性，皺皺眉走開就算了，引得陳璧君日漸囂張，其缺點更是顯露，自恃丈夫和個人在革命黨中的歷史和地位，心粗口快，主觀極強，架子足，脾氣大，不能容納別人意見，稍不同意，開口就罵，但是胡、汪、陳對孫中山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，早期國民黨很窮，張靜江、陳璧君毀家捐助的確是值得崇敬的，璧君又是女性，孫中山對陳非常客氣，因此更增漲了陳璧君的氣餘。

民國六年汪精衛返國後，孫中山已經發現胡、汪的不合，這方面孫的辦法，用胡做

秘書長，守大本營，汪做孫的代表，出使四方，孫中山有言：「展堂（胡漢民字）是我的手，精衛是我的足」，所以相安無事。

義正辭嚴救廖仲愷

對陳璧君來說，也不能說沒有優點，對老友如曾醒、方君瑛、曾仲鳴、方君璧等，待之如親人，而且榮譽與共；民國六年以後，交往最密的就是結婚時的伴娘何香凝，民國十一年孫中山在桂林準備北伐，廖仲愷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，由省庫經費擅自撥給孫中山二百萬小洋支持北伐，引起陳炯明極度不滿，藉機排擠，請走了廖仲愷，廖仲愷請辭財政廳長後，委派陳炯明盟弟馬育航繼任，不久陳炯明退守惠州，對孫中山不理不睬，廖仲愷怕彼此雙方裂痕越來越深，廖仲愷單身到惠州去見陳炯明，力勸勿入歧途，陳不置可否，廖仲愷自討沒趣，俟廖仲愷返廣州經石龍時，陳炯明下令將廖仲愷扣押，囚在兵工廠中，並且手銬腳鐐加身，欲將廖仲愷置之死地，情況極為嚴重，吳稚暉在黨中是師保一樣有崇高地位，和陳炯明很有交情，前往惠州力勸將廖仲愷釋放，陳炯明都沒有同意，廖仲愷在兵工廠關了很長時間，吃盡了苦頭，而且隨時有性命之憂，等到陳炯明對孫中山叛變，砲擊觀音山，雙方已決裂到無法轉圜的餘地，何香凝急了，到上海找陳璧君商量，這位陳四姑倒也真是女強人，二話不說買舟到了廣州去見陳炯明，汪精衛

當年將省軍廿營部隊交涉撥補到革命陣營時，汪精衛向孫中山建議由陳炯明率領，就是陳炯明今天的資本，有這層關係，陳璧君嚴詞詰責，對陳炯明說：「你對孫中山歧見如何，我不管，廖仲愷來勸你，不特爲了孫中山，也爲了你，有什麼理由不放廖仲愷？你不放，我不走！」陳璧君這些義正辭嚴的話，陳炯明終於屈服放了廖仲愷，而且廖仲愷和胡漢民自始不合，廖仲愷捧汪精衛壓抑胡漢民，以致廖仲愷被刺的種切都與這段歷史有關！

到了民國十三年元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汪精衛外有鮑羅廷、廖仲愷的支援，內有陳璧君、何香凝女將的捧場，成爲黨內左派領袖，右派是胡漢民，雖然已經相互較量，但不十分明顯，孫中山逝世後，從此就分道揚鑣。自二次東征及回師後，蔣介石以軍事慧星崛起，早年蔣介石喜愛與人結盟，如與陳其美、黃膺白結盟，一天蔣介石將親筆寫的盟譜送給汪精衛，希望認汪精衛爲盟兄，這種帶槍投靠的政治行爲一般政治眼光的人歡迎尚不暇，何況早年汪精衛與袁克定結盟，認袁世凱爲義父，佔了不少便宜，汪精衛含笑收了，等蔣介石走後，陳璧君怒氣沖沖三把二把將盟譜給撕了，大罵說：「這個上海赤佬，也太不識相了，要和我們汪先生認兄弟，他是什麼東西！」汪精衛想攔都攔不住，蘭譜都無法退回，蔣介石是非常深沉的人，這等於狠狠的打了蔣一個耳

光，蔣有兵權在手，汪後來再想挽回，那談何容易，一直鬧到兩人終凶隙末。

民國十四年六月，廖仲愷、何香凝想全力捧汪精衛，汪精衛還有點怯懼，陳璧君早夢想做第一夫人，與廖仲愷、何香凝可以說一拍即合，六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中常會全體會議，胡漢民代元帥因病沒有參加，廖仲愷提議四點：

- 一、國民黨中執會爲最高機關。
- 二、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。
- 三、建國軍及黨軍改爲國民革命軍。
- 四、整理軍政財政。

在廖仲愷的左派支持下，汪精衛包括自己一票，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兼中常委、軍委會主席。從前沒有自己給自己投一票的，汪精衛是這樣做的創始人，也是笑談，可以看出汪精衛熱中名利的真面目！把胡代帥漢民貶爲委員與外交部長，汪、胡自此管鮑之交變成避若參商，就事論事，汪精衛負的責任要大得多。

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前，汪精衛大權在握，陳璧君既看不慣胡漢民，更看不起蔣介石，許多資料談中山艦事件是陳想壓迫趕走蔣介石，沒想到蔣介石先下手爲強，「槍桿子出政權」，汪精衛終於離開政治舞台。

對朱執信無可奈何

民國十四年起分分合合，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忽左忽右，忽留忽走，真叫人捉摸不定

其中陳璧君要負很大的責任，陳璧君一生中怕過一個人，就是汪精衛的外甥朱執信，朱執信比汪精衛小兩歲，原籍江蘇蕭山，長在廣州，他比陳璧君大六歲，早年在日本參加革命，朱執信和汪精衛是甥舅，誼同兄弟，朱執信是文人，好武事，汪精衛的許多事，朱執信就可作主，朱執信個性率直任俠，許多事當面說明，有時給陳璧君很難看，使陳璧君下不了台，陳璧君也無可奈何的苦笑，所以陳璧君在張牙舞爪的時候，一看到朱執信來了，馬上就收斂許多，可惜朱執信隨孫中山入桂林，在虎門途中被刺，對國民黨是莫大損失，對汪精衛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傷痕。

民國廿五年，胡漢民寄居廣州顯園，在憂國傷時之餘，不忘吟詠，他的詩名不匱室主，寫了讀王廣陵集有四十首，多半是爲了雙照樓主人汪精衛寫的，其中最引人注目幾首如下：

風誼真兼師與友，歸歟吾黨失相隨。
人間妙質終難得，朝暮何堪一馬馳。
汪精衛有一個外甥沈次高，乳名叫馬仔，擔任汪精衛的奔走交際，有時在胡漢民面前談汪精衛和陳璧君的事。

近有不同遠勞夢，夢中高議飲如醇。
金陵有憾終難釋，憶否相從作揖論。

民國廿二年五月，華北塘沽停戰協定後，汪精衛去電勸胡漢民入京，胡漢民覆電勸汪精衛辭行政院長南下到廣東，結果雙方無

法再談。

字如鐵索急蛟螭，何意東坡有是非，不分少陵抒公論，一生受病在環肥。

胡漢民認為汪精衛自己已有主見，一生要誤在潑婦肥婆陳璧君之手，胡漢民怎麼也不會想到三年後汪精衛有投日之舉。

今人抱膝忌長嘆，來軫難遮且應關。去即即不思思在遠，更愁齟齬百年間。

雙方好友意見不合，以為汪精衛太近視，沒有遠圖，雙方再談，也不可能再有交集了！

亦知昏鏡損人顏，

收鏡除塵卻未聞，

客子攜來只相視，

廣交容易慎交難。

知道如此是損害與汪精衛的感情，但汪精衛的接觸面太廣了，好人壞人都有來往，最後會吃虧的。

故人喜仕恨奚如，

胸腹平生未可輸。

肯信出門無直道，

嵇康慵作絕交書。

胡漢民認為汪精衛為了做官什麼都不顧慮，他和嵇康一樣，不會再寫絕交書了！朱執信的死，孫中山與汪精衛極為震悼，民國十一年以後，曾辦了朱執信紀念學校，民國十三年成立黃埔軍校，訓練革命幹部，廖仲愷籌辦期間和開學後，連伙食費有時都有問題，廖仲愷向陳璧君開口，陳璧君沒

錢會拿出首飾來變賣，從來沒有皺眉拒絕過，所以在國民黨中，自一全大會到民國廿八年隨汪精衛離開重慶前，陳璧君一直擔任中央監察委員，沒有脫離過黨職。

無期徒刑倔強一生

民國卅二年，汪精衛已病體沉疴，還乘飛機到廣州鳴崧紀念學校植樹，鳴崧是紀念廿八年三月廿一日在河內被刺的曾仲鳴，崧是紀念民國九年八月廿二日在虎門被刺的朱執信，汪精衛在學校種植了三月開花的木棉和八月開花的桂花，汪精衛有詩人氣質，朱執信和曾仲鳴二人是他真正的知己，墓木已拱，仍感念難忘。在汪精衛於當年五月病發赴日，十一月去世前，汪精衛寫有兩首絕筆詩紀念朱執信、曾仲鳴：

兩手把樹枝，兩淚滴樹根，故人不可見，見樹如見人，木棉花殷紅，桂花皎似潔，想見故人心，如火亦如雪，花飛還復開，葉落還復生，有如故人心，萬古長青青。

汪精衛的相反覆覆，陳璧君永遠想攬權做第一夫人，抗戰勝利了，陳璧君被逮，一切歸於塵土，她還致電給委員長蔣介石：

「汪先生佐總理創造民國，本人亦曾致力不少，似不宜故人入罪，如何盼復！」

旋得覆電如下：

「季兄功罪尚未分明，璧姊亦難辭咎，國家法律具在，靜候法律解決可也！」

後來南京開庭受審，法官喊陳璧君，陳

虎威尚在，直斥說：

「總理喊我璧君，你們的蔣委員長喊我汪夫人，你是什麼東西，喊我的名字！」陳驕傲如此，後判無期徒刑，大陸撤退時押在上海監獄。

中共政權成立，何香凝和肥仔廖承志透過宋慶齡向毛澤東、周恩來協商同意，到獄裡訪問陳璧君，表示願意擔保陳璧君出獄，條件是坦白汪精衛與陳璧君過去所有的過失！陳璧君當場表示。

「汪先生一貫主張、和平、反共、建國三大原則，我不能違背，我可以死在獄中，也不幹背叛我丈夫的事。」

何香凝也唯有嘆息而去，陳璧君在獄中，每天用毛筆謄寫雙照樓詩詞稿，陳璧君的女勝利後就到美國和香港，每個星期來看她的是老友曾三姑會醒，可以說她們是終生的友誼！

陳璧君於民國四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晚去世，享年六十九歲，結束了她倔強的一生。

參考資料

朱執信全集

雙照樓詩詞稿

不匱室詩詞集

汪政權開場與收場

汪精衛評傳

汪精衛全傳

古春風樓瑣記

花雨樓絮記